

歷史與空間

馬佳

教師節：尊師重教國之本

一年一度的9月10日教師節即將到來，莘莘學子和曾經的學子們，又該恭賀自己的老師了。1985年中國政府順應民意，決定設立9月10日為中國教師節。自此它成為國人精神生活中一件大事。師生之誼和師承關係是最高貴的人際交往，也是社會文明最閃光的體現。中國富有尊師重教光榮傳統，自古以來人們用諄諄善誘、師恩如山、紙檮之情、程門立雪、「滴水之恩湧泉相報」、「一日為師終生為父」、「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新竹高於舊竹枝，全憑老幹為扶持」、「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等等美好言語感恩師長，正是這種文脈傳承，滋養了一代代大師巨擘、國之棟樑。

有「至聖先師、萬世師表」之譽的孔子一生謙恭好學，他成名後還千里迢迢從山東曲阜到洛陽「周王都」拜見老子（今天洛陽東關大街尚存一座石碑，上刻「孔子入周問禮處」）。相傳那天老子剛洗了頭，頭髮未乾，一副仙風道骨模樣。孔子見狀趕緊退下，在一旁敬候。然後兩人見面，老子充滿哲思的講話將孔子領進一個神奇智慧之海。孔子問老子：「先生，剛才我見您形體猶如枯木，似乎超脫了一切！」

老子微笑道：「剛才我睜頭髮之際，完全進入一個寂靜深邃的虛無世界，遨遊到世界的原生態之中，到達我心目中『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境界了。」孔子問他「那是什麼狀態呢？」老子神秘一笑說：「那是最高層次的審美體現，也是最高層次的快樂，體味到這些就是人生最高境界了！」孔子大受震動，老子的形象也在他心中變得充滿智慧、愈加偉大……日後孔子常對弟子說：「老子真了不起！他是人中龍鳳，我只是甕罐中一隻小小飛蟲而已！」

這就是孔子對老子的尊重，也是一位弟子對恩師的景仰。它說明「學無止境」、「學海無涯」，只有一輩子尊敬師長虛心向學，眼界才能更開闊、思想才會更深邃、智慧才會更豐富！正所謂「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後知敬學。」所以唐代大思想家、文學家韓愈才有「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的曠世名言，令人軌物範世、見賢思齊！

正是源於此，孔子與顏回、冉求、端木賜等72高徒建立起莫逆之交。其他古賢，如范仲淹對歐陽修、歐陽修對蘇軾的知遇之恩，司馬遷師承董仲舒、宋濂栽培方孝孺等等尊師重教的故事也千古傳頌。中國古代，教師是備受尊重的職業。漢武帝劉徹尊敬師長最為出名：一日劉徹巡視東郡（今河南濮陽一帶），特地拜見自己當年的老師，放下架子、奉上禮品，極盡弟子之禮，並聽先生重講《尚書》。這一舉動贏得好評如潮，從而開創國泰民安的「漢武盛世」。可見尊師重教對於移風易俗、治國理政意義何等重大！隋唐時形成官學制度，「官學」即公辦學校，有小學也有大學。到宋代有了民辦學校，私立書院盛行，而官學仍為主流，想當「公辦教師」並不容易，考試很嚴格。宋熙寧八年（1076）推出的「教官試」制度，堪稱中國教育史上最難通過的教師資格認證。

古代雖無明文的「教師節」，但自漢代起，每年孔子誕辰日（農曆八月二十七日）這一天，皇帝都會親率文武官員祭拜孔廟，還請教師們會餐、給教師放一天假，實際上這就是教師節了。唐宋時期，每到這一天全國各地都要隆重舉行孔子誕辰祭典，國子監、各大書院和州、府、縣還將學業優異者報送朝廷頒獎，類似今天的「先進教育工作者」。至清代，孔子誕辰祭典的規格越加宏大，成績突出的教師被授予「八品職銜」，晉陞院長、監院、掌教、館師等，著名學者顏元、阮元、惠士奇等就在孔子誕辰日得到提拔的。

教育對於青少年，猶如大理石需要雕琢。教育並非要給學生注滿一桶水，而是要為他點燃一把火，這團火便是愛。當老師就要付出無盡的關愛，所以魯迅先生說「教育植根於愛」。近現代的季羨林和陳寅恪、沈從文與汪曾祺的忘年交，胡適與導師約翰·杜威的師生情，齊白石提攜李苦禪李可染、弘一法師（李叔同）恩澤豐子愷等等尊師軼聞，均傳為美談。至於毛澤東敬重四位恩師毛宇居、楊昌濟、邵羅輝、徐特立的故事，習近平與初中班主任陳秋影長達半世紀的交情，更是感人至深。

1965年9月，北京八一學校迎來新一屆學生，語文老師陳秋影很喜歡勤學好思、宅心仁厚的12歲少年習近平。習近平很少在課餘時叫喊打鬧，他酷愛古典文學，求知慾極旺，下課後還常向她請教問題。「文革」中一名體育教師欺負習近平，說他是「黑幫子弟」，陳秋影很生氣，說「這樣的人不配當老師，簡直就是流氓！」正是這份真愛，使她倆建立了純真的師生情。1968年15歲的習近平到陝西農村插隊，表現出色，後來考入清華大學。畢業後主動要求去基層鍛煉，逐漸走上從政之路。陳秋影一直通過各種渠道關注這位優秀學子的成長。她在一封信中對習近平說：「你是大器之才，我相信你在各個不同崗位上都能做得非常出色……」習近平在外地工作時，常常利用來京開會等機會，拜訪陳秋影老師。另一位班主任齊榮先體弱多病，習近平曾偕妻子彭麗媛去他家看望，並囑咐下屬為齊老師找名醫和對症良藥。擔任中央領導職務後，習近平也沒有中斷與老師們的聯繫。



習近平會見老師們。

2014年「六一」前夕習近平主席在海淀民族小學舉行座談會，特邀陳秋影出席並坐在第一排。習近平走到陳秋影面前說「陳老師，您好啊！」還當眾回憶起當年陳老師上語文課、講古詩的情景。陳秋影非常高興，送給習近平一本她新出版的詩文集《荷風》，她在扉頁上寫道：「請近平同學閱存。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謝謝你，你讓老師體會到世上最高尚的快樂！」2016年教師節前夕，習近平再次走進八一學校，看望慰問師生，並向全國廣大教育工作者致以節日祝賀與問候……

國人習慣將教師稱為「園丁」，這是一個非常真切而崇高的比喻，花園裡花開錦簇，都是園丁辛勤汗水所灌溉。沒有園丁的辛勤勞作，哪來神州盡芳菲？桃李滿天下的老師們，真是春暉遍四海！目睹當今社會，有些人成功了，成為國之棟樑；也有人淪落了，甚至走上不歸路，其中原因很多，他們辜負了當初老師的教誨和期望，恐怕是最關鍵一條！所以教育家陶行知說「千教萬教教人求真，千學萬學學做真人」，法國作家雨果更有「多建一所學校，就少建一座監獄」的名言。今天重溫杜甫「好雨知時節，潤物細無聲」的名句，一如吸吮甘露，老師的教誨恰如落紅，「化作春泥更護花」！

書若蜉蝣

葉輝

九龍塘與界限線

話說有關九龍塘的史料記載，最早可追溯到清代嘉慶二十九年（1819年）《新安縣志》，在「官富司管屬村莊列表」就載有九龍塘；從前九龍塘僅為小地方，原址就在今警察會球場至大坑東遊樂場一帶，當地有小池塘，九龍塘因此而得名；其時西至石硤尾、東至九龍城以西一帶統稱為九龍仔，九龍塘曾為九龍仔之一部分。

及至上世紀二十年代，界限街以北的窩打老道沿線發展為花園城市，港府遂於1937年劃出界限街以北的九龍半島為新九龍，分為四區，其中一區就稱為九龍塘；在1947年的地圖中，Kau Lung Tong 在今大坑東邨，在1964年的地圖中，Kowloon Tong 在今又一村花園；九龍塘將九龍仔遂一分為二，九龍塘以東的九龍仔公園及以西的石硤尾一帶，仍有街坊稱為九龍仔。

清廷於1860年與英國簽訂《北京條約》，割讓九龍半島南部，界限街遂成為中英界線，稱為「界限線」（Boundary Line），規定開關時間為每天早上六時至日落後；直至1898年英國根據《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借新九龍及新界為止，此一界限線遂改稱為「舊邊境線」（Old Frontier Line）。

且說清廷割讓香港，對英國而言，為一項讓英人所不悅之戰利品，皆因香港為彈丸之地，「細小、荒蕪、不衛生、無價值」，「比非洲的獅子山國更差，更不衛生，且離英國更遠」；其時英國較屬意於獲得舟山群島，或台灣等較具地理價值等地區，而非香港此一在地图上找不到位置的

岩石小島。香港分為三階段割讓及租借予英國，首階段即1842年，簽訂《南京條約》，割讓港島；次階段為1860年簽訂《北京條約》割讓九龍半島；第三階段為1898年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借新界。港島與九龍半島之間的維多利亞港乃東亞少數港闊水深天然良港，具有戰略價值；自1841年開埠以來，維多利亞港經歷多次填海及改造之後，遂令本港地位加強，對世界範圍有很大影響。

查實說起九龍塘的街道，多以英格蘭部名或地方命名，比如歌和老街源於歌和老部（Cornwall），森麻實道源於森麻實郡，律倫街源於拉特蘭郡；而九龍東軍營俗稱九龍塘軍營，昔日稱為奧士本軍營（Osborn Barracks），以紀念1941年香港保衛戰中陣亡的加拿大籍軍士長奧士本；現為解放軍駐香港部隊其中一軍營。

省善真堂前身為1942在東莞成立之蓬瀛閣，設有善養善社，戰後遷港，於1952年在九龍深水埗營盤街成立省善真堂，1958年獲華民政務司立案為廟宇，1959年遷往譚公道，1970年遷至九龍塘律倫街現址，於1990年再購置鄰地。九龍水塘1901年在針山以南及舉架山之西一帶建興，為本港的第四個水塘，於1901至1910年間興建，為因應九龍半島人口不斷增加而在九龍興建的首個水塘；九龍半島的供水方式因九龍水塘而急劇轉變；居民食水自此依賴水塘所儲存雨水，正式取代井水，及由油麻地抽水站運送的地下水。

詩情畫意

趙素仲作品

詩畫禪心 (八十八)

明代高僧慈山德清 (之五)



水上蓮花舌上經  
一庵深鎖萬峰青  
松風日夜常宣說  
可惜時人不解聽

明代高僧慈山德清 (之五)  
素仲配畫  
甲午秋日

慈山大師一生可分為五個階段，幼年勤讀四書五經，諸子百家；少年期拜訪名師，鑽研佛學；中年期出家受戒後，嚴持禁戒，依律修行；壯年期，尋訪名師，求證佛道；老年期，修建寺院，整頓僧規，隨緣度化，為佛教作出巨大貢獻。

出於污泥而不染的蓮花，就如《妙法蓮華經》一樣，從高僧的口中念誦，可惜，僧人卻只在廟內念誦，而許多凡人卻聽不到。雖然佛法已經如松風一樣日夜向人間宣說，可惜，俗世凡人仍有許多人聽不懂。高僧慨嘆凡人不是聽不到便是聽不懂，多麼可惜呀。

來鴻

薛明

窗台的花花草草

「夕陽暖室，青枝綠葉；旭日臨窗，紫氣紅光。」

每天，望着親手栽種的花草我喝着茶，他們再伴着我看書寫作。我給他們緩緩地澆水，他們給我多多的快樂，給我新鮮的空氣和幽雅的環境。

草木為友，正似知音相伴，其樂無窮。可是，得隨時關心他們。乾涸、冰凍，只要一次，嬌貴的朋友就會與我「拜拜」。從此再不回頭，再討饒也不理我了。想哭，哭也無用，不理就是不理。所以侍候花草，比自己的一日三餐還要用心。

房中放瓶富貴竹、轉運竹，睡了也舒暢。不信，試試。

買了兩瓶富貴竹、兩盆吊蘭、一盆觀音蓮、一盆綠蘿。年老了，養幾盆花木，以解寂寞。孫女、外孫，待他們再好，他們會朝夕陪伴你麼？不會。我對花草的付出，只是澆水、曬太陽。

澆水與交友是兩碼事，但我發現有相同的規律。君子之交淡如水。與花

草澆水也不能過分多。澆多了，會爛根。爛根之後，葉子必黃。青枝綠葉，我最怕黃葉。我是見黃必剪，毫不留情。這與交友相同之處，朋友不真誠了，該分開就得分開。水澆太多，用情太濃，都會「爛根」。我以為，這是澆水與交友相通的地方。

花草曬太陽，也要適度。朋友送我幾盆多肉，要我多曬太陽。今年天熱，曬太陽的早晨，總要澆些水。誰知青灰色盆中的多肉，傍晚一看，已被陽光曬熟了，曬得與燒熟的冬瓜一模一樣。女兒說：「死了！」救不活，只得扔掉。這隻盆也怪，種下什麼，什麼死。我只得把泥土倒出，把泥和盆放在烈日下曬。現在仍不敢栽種什麼。長得最盛的是觀音蓮，一盆母本，分出了數十棵。當然，我最驕傲的是吉娃蓮，它移來時只有小手指甲那麼一點，現在長在我最大的盆中，已經與澆水的壺一樣大了！

窗台一片綠意，伴着我。綠也，樂也！

豆棚閒話

關恩謙

土耳其怎麼得罪了美國？

土耳其人在柏林和漢堡居住的很多，但我和他們來往不多，主要是沒有業務往來，很少去訪問，印象空前的好，主要是土耳其人非常熱情友善好客，不像德國人見到外國人都冷冰冰的。我常常形容德國人像一個熱水瓶，一旦你和他們交了朋友，他們會對你非常友好。而土耳其人是一個好客的民族，和中國人很相像，只要你來我們國家訪問，不論你來自何方，我們都歡迎你們。

宗教信仰是很敏感的

但是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就完全不一樣了。兩國一玩起政治來，會為一件小事，為了一個人，破壞兩國的關係。我們知道，即使在21世紀，許多國家國民的信仰問題仍相當敏感，土耳其的所謂國教是伊斯蘭教，該國總統埃爾多安是相當保守的伊斯蘭教徒。一個美國牧師安德魯布倫森（Andrew Brunson）在其其宣傳基督教，埃爾多安認為，到土耳其其宣傳基督教是干涉百姓的宗教信仰，也必然會觸及土耳其大多數國民的神經，以致2016年布倫森在土耳其被捕。

特朗普的神經被觸及了

今年7月25日，土耳其法院指控布倫森從

事政治、軍事目的的間諜活動。有未經證實的消息說，一旦法院確認他有罪，有可能被判35年徒刑。這樣一來，自然會觸及堂堂美國特朗普總統的神經，他表示，如果再不釋放布倫森，「美國將對土耳其實施重大制裁」。這一句話豈不是在世人面前刮土耳其人的臉。土外長恰武武奧盧隨後則回應說：「沒有人能指示土耳其幹什麼，也絕不忍受任何人的威脅。」把這話送回美國的話，美國就會對土耳其進行大規模的制裁。」彭斯還威脅說：「立刻釋放安德魯布倫森牧師，否則準備好一切後果。」言外之意，美國要下手了！晚些時候，特朗普總統也在推特上就此事表態。他說：「布倫森是一位了不起的

基督徒，一位顧家的男人，一個了不起的人。」他認為，布倫森已經受了很多苦，這名無辜的信徒者應當立刻被釋放。由於土耳其對布倫森牧師的長期關押，美國將會對土耳其施加重大制裁。

土耳其人無法接受威脅

隨後，土耳其總統發言人卡林也發表聲明說，特朗普政府的聲明對北約盟國土耳其使用的威脅性言辭令人無法接受。卡林還提醒說，美國應盡快認真地採取積極態度，以免損害自身利益以及盟國土耳其的關係。據了解，美國曾多次要求土方釋放布倫森但都被拒絕，特朗普其後還曾在推特上發文形容說這是對美國的「極大侮辱」。

人有臉，樹有皮，何況堂堂的土耳其大國，豈能接受這樣的公開威脅！

華盛頓近東政策研究所的土耳其裔政治家索奈形容說，這是自1974年以來土耳其受美國最嚴重的威脅。言外之意是，你美國不要做得太過分了。但是特朗普是典型的沙文主義者，他是不會承認錯誤的。土耳其是歐洲的一個國家，歐洲各國領導人雖未直接介入，但大部分國家媒體都站在同情土耳其這一邊，你特朗普繼續這樣霸道下去吧！那就走着瞧吧！

生活點滴

羅大佳

拾柴火的日子

拾柴火也叫「撿乾柴」，就是把樹上掉下來的枯枝撿回家。小時候，看到哥哥姐姐們幹農活，自己幫不上什麼忙，就背個小背兜，去樹林裡、田埂上，把樹上掉下來的枯枝撿來裝到小背兜裡，回家給母親燒鍋煮飯時用。這活兒不重，又很安全，父母也就放心地讓我們去做。

比起稻稈、麥稈、雜草來，乾樹枝易燃，耐燒，母親很喜歡。看到我背了一小背兜乾柴回去，總要誇獎幾句。聽到母親的誇獎，我的心裡甜滋滋的，去撿柴火就更有勁了。

拾柴火也不易。山林和樹子是生產隊的，屬於公有財產。每一棵樹子和樹上丫枝的處理，都必須經過生產隊的分配。唯有樹上的枯枝，誰撿到屬於誰。那時候山林還沒有被全部開發，單我們生產隊就有大嶺山、獅公山、方山、五山等山林。山林裡主要以檜樹為主，樹林周邊的地邊上，則栽着柏樹。

樹樹根系發達，長得快，枝多，主要用於燒柴。每年冬臘月，生產隊都要組織社員到山林裡間伐一批。砍倒的樹子抬到生產隊公棚裡，用木鋸鋸成一節一節的「柴筒筒」。生產隊用大秤把柴筒筒秤過斤兩，分到各家各戶。如果砍的樹子少，每家每戶還分不到一節柴筒筒呢，生產隊就讓社員用斧

頭把每節柴筒筒劈成柴塊，劈開的柴塊有菱形、方形、三角形等，被稱為「柴花子」。然後生產隊用小秤把柴花子秤過斤兩，按人頭分到各家各戶。至於樹丫枝，就直接估堆堆分給各家各戶了。柏樹則不同。柏樹是建房子和做傢俱的好材料，生長緩慢，很多年都難得掉一棵。柏樹丫枝可以用來熏臘肉。

拾柴火的季節主要是冬季。那時候樹葉落光了，經過一個夏天的暴曬，老枝開始枯掉，北風一吹，啪啪往下掉。每拾着一枝乾柴，那歡喜的心情是不言而喻的。拾完自家生產隊的山林的柴火，有時候還去鄰近生產隊的青岡林裡尋找。

後來林地開發，山林沒了，父母就找鐵匠舖給我們打一個「搭鈎」，用一根細細的斑竹竿穿進去，用一顆鐵釘子鎖好，我們就背着背兜，扛着搭鈎，行走在田埂地邊，看到那些乾而未枯的枝丫，用搭鈎鉤住，輕輕往下一拉，樹枝丫也就「啲」一聲脆響，掉下地來。當然，我們只能在生產隊的地盤上拾柴火，各家各戶自留地樹上的乾樹丫，我們是不能隨便去撿的，那是屬於私人家的東西了。

有時候遇到山洪爆發，家鄉小河的上游會沖下來一些木柴，這些木柴中，有木樑，樹

丫、樹樁以及樹子，這時候大人們就帶着各式各樣的工具，去河邊撿。當然，那叫「撿柴火」，是大人們的事情了。

生產隊的樹木有限，拾柴火的小孩很多，很多時候，我們也撿不了多少乾柴，甚至空着背兜回去的時候也有。一天，我背着背兜轉了很久，也沒撿到多少乾柴。轉到一座山坳上時，忽然發現在一棵枝葉繁茂的苦楝樹上，有一個很大的鳥窩，鳥窩用乾樹枝密密麻麻組成，上面還堆着一些枯草，樹不算高，我的搭鈎剛好夠得着鳥窩的地方。這一發現讓我興奮不已。我看看左右無人，迅速用搭鈎將鳥窩鉤下來，這時兩隻鳥兒從天空俯衝下來，飛到樹上上空盤旋嘶叫，我什麼也不管，三下兩下將鳥窩扯散，將樹枝塞進背兜，做賊似地逃回家去。

母親看見我回家時小背兜裡裝得滿滿的，先是很高興，看了柴火後，嘆了一口氣。母親對我說，鳥兒也有靈性，這麼大的一個鳥窩，一定是鳥媽媽為孵育小寶寶準備的。你扯散了鳥窩，破壞了鳥兒的家，這下牠們因為你的搗蛋無處安身了，這樣做是不對的。小孩子做事情，要踏踏實實，不能投機取巧，不能破壞有靈性的東西的家園。

母親的一席話，讓我慚愧地低下頭來。